

宝山区和家欣苑门口“黑车”太霸道 拉帮结伙乱超载 堂而皇之进小区

最近，家住宝山区红林路 and 家欣苑的不少小区居民拨打本报962555热线，反映小区门口常年有个“黑车点”，专门送“上班族”前往地铁站。这些车辆严重超载，存在着严重安全隐患。同时，“黑车”司机们态度蛮横霸道，甚至阻挠居民搭乘正规营运车辆。

“黑车”居然扫码乘车

记者来到现场暗访，只见数辆小型面包车频繁出入红林路576弄和家欣苑B区。小区正门设立了“门禁杆”，小型面包车堂而皇之地停在了里面。“快快快，快上车！”车旁的几名中年妇女看见正准备走出小区的“上班族”，赶忙招呼起来。上街沿放着一只塑料凳，上面贴着一张硕

大的二维码，供扫码坐车。

记者随后打开手机导航软件发现，从和家欣苑B区小区正门口到地铁一号线宝安公路站，大约有1.7公里的距离。不少小区居民表示，这段路说长不长，可早上走过去真有些“吃不消”，这便让“黑车”有了生存空间，“总共有8辆车，一个早上进进出出的，忙得不得了。”

超载超速步步惊心

“车费多少？”“5块！”观察片刻后，记者扫码付了钱，在不停地催促声中，被“赶”上了车。车厢内狭窄不堪，为了多揽客，一些“原装座席”被拆掉，换上了几只塑料小板凳。记者上车后不到2分钟，7人座的车子硬是挤进了9个人。司机见实在“塞”不

下了，车子才立即掉头开出小区。

刚出门一个左转弯，司机便猛踩油门，记者赶紧拉住扶手，不过整个人还是不由自主倒向车厢一侧。

随后面包车飞驰，实线变道、超速行驶、连闯红灯……司机视交通法规如无物。乘客们似乎也早习以为常，“我每天早上坐这车，早被吓惯了。”

3分钟后，面包车到达地铁站。“车上一般能坐几个人？平时一个早上能够跑几单？”面对记者的提问，司机正眼也不抬，只是不耐烦地示意“快点下车”。随后，车辆又呼啸而去。

记者在地铁站旁观察了15分钟，发现平均每2分钟就有一班“黑车”抵达，最多的一车里居然载了12人。

出租车都不敢过来

居民们告诉记者，这几辆“黑车”几乎垄断了附近上班族的短驳车生意，并且还“拉帮结派”，阻挠正规营运车辆载客。

记者来到小区门口，预定了一部网约车。

没想到，车子刚开进小区大门，就被刚才招徕生意的几名中年妇女拦了下来。记者好说歹说，几个人才骂骂咧咧地让开了去路。

“本来，周边的出租车、网约车还比较多，时间一长，师傅们都不敢开过来了。”居民们说，这些人蛮横霸道得很，“一旦有人多说几句，他们就会口出恶言，甚至拔拳相向，实在是无法无天！”

物业管理眼开眼闭

记者在采访时注意到，这些“黑车”要进入小区，就必须通过门禁。而控制这些门禁杆的，则是小区门卫。“这些‘黑车’为什么能随便出入？”面对记者的询问，门卫轻描淡写地回道，“有车要进，为啥不行？”

有居民表示，和家欣苑是动迁安置房小区，周边配套并未完全跟上，这也使得“黑车”生意红火。居民们多次向物业反映，却始终不了了之。

对此，居民们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全面整治小区门口的黑车乱象，还居民一个安全的出行环境；同时尽快完善短驳公交等出行方式，让上班族早日摆脱“黑车困局”。本报将持续关注此事。 本报记者 徐驰

狠心生母弃女致成“黑户” 邻家好“姐姐”赢得监护权

在本市嘉定区，有一对特殊的“姐妹”——她们年龄相差30岁，彼此之间毫无血缘关系，却来到嘉定区检察院，希望能让“姐姐”变更成为“妹妹”的监护人，让未成年“妹妹”从此摆脱十几年的“黑户”身份。原来，“妹妹”小琴(化名)自小被生母遗弃，在邻居家长大，“姐姐”赵大姐正是邻家大姐。去年12月18日，赵大姐和小琴向嘉定法院提交申请，申请撤销生母刘莹的监护人资格，嘉定区检察院支持起诉。2019年初，姐妹俩收到好消息：嘉定法院判决撤销刘莹为小琴的监护人资格，并指定赵大姐为小琴的监护人。

被弃女婴 邻家生活十多年

2003年，刘莹未婚生下小琴。当小琴4个月大时，刘莹将她送到邻居赵家，每月付生活费，还偶尔探望。2007年后，刘莹逐渐断了联系，小琴成了赵家一个无血缘的“女儿”，赵大姐母亲也成了她的“妈妈”。2012年5月，赵母去世，赵大姐承担起抚养小琴的责任，亦姐亦母，抚养至今。刘莹十余年间从未回来探视小琴，也未联系赵家支付抚养费。检

察官问“是否愿意继续跟姐姐一起生活”，小琴毫不犹豫表示愿意。

亦姐亦母 仍算“临时照料人”

多年来，赵大姐与小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如果小琴需要一个称职的监护人，履行监护人的职责来保护她，维护她的权益，那么我愿意担任她的监护人。”

按照我国《民法总则》规定，父母是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未成年人的父母已经死亡或者没有监护能力的，由祖父母、外祖父母，成年的兄、姐，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但是须经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同意）按顺序担任监护人。因刘莹多年来下落不明，小琴监护权问题便一直悬而未决，十余年来悉心照顾她的姐姐只能算是“临时照料人”。加上刘莹当年非婚生下小琴，也未给小琴办理过户籍登记，导致小琴十几年来一直是“黑户”。

了解了赵大姐和小琴的诉求后，嘉定检察院检察官向区民政部门、小琴住所地居委会了解情况，并于2018年7月26日向公安机关移送小琴生母刘莹涉嫌遗弃罪

的线索，公安机关随即立案。同年8月23日，刘莹被抓获到案，嘉定检察院审查后认定，犯罪嫌疑人刘莹行为构成遗弃罪。

近亲属中 缺乏合适监护人

案子要办，小琴的监护权问题也要解决。检察官在办理案件时发现，刘莹自2007年离开小琴后，一直居无定所，无固定职业，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抚养小琴。小琴的外祖父母明确表示放弃抚养权。鉴于小琴近亲属中没有能成为合适监护人的人选，嘉定检察院检察官告知小琴及赵大姐，可向法院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当地居委会同意由赵大姐作为小琴监护人。

为支持变更监护人的诉求，检察官专门委托专业机构对小琴的基本情况、身心健康状况及意愿等各方面进行调查评估，调查显示，小琴与赵大姐感情深厚，在赵大姐监护下，小琴的思想行为良好，生活与学习情况正常稳定，加之她正值青春期，不宜更换陌生的照料人或监护人。

2019年1月2日，法院判决，撤销刘莹为小琴的监护人资格，并指定赵大姐为小琴的监护人。

本报记者 郭剑烽

上海检察院初试劳役代偿 非法捕鸟赔钱还要补服务

本报讯（记者 郭剑烽）夫妻俩非法捕杀1673只野生鸟类，破坏生态资源，除了经济赔偿和将依法接受刑事问责外，还将用劳役代偿方式承担生态资源损害修复责任。

昨天下午，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召开了一例非法狩猎破坏生态资源类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的诉前磋商会，赔偿义务人代表陈某当场与赔偿权利人上海市崇明区港沿镇人民政府代表签订赔偿协议，承诺将在2年内参加巡护拆鸟网、林业养护和河道保洁等生态养护工作及公益宣传活动，二人服务时间共计1800小时。这次刑事

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诉前签订经济赔偿结合劳役代偿协议的方式，是上铁检院的创新尝试，在本市尚属首次。

毒杀保护鸟类千余只

泥瓦匠陈某和在家务农的沈某夫妻俩是崇明当地人，生活清贫。为贴补家用，2018年7月至8月期间，他们在当地多处农田投撒拌有毒药的小麦粉，捕杀被列入国家“三有”保护名录的野生鸟类1673只，数量巨大，涉案的1673只野生鸟类的基准价值合计人民币502100元。



豫园核心区 消防勤演练

今天上午8时，黄浦消防支队联合多部门开展“豫园核心地区消防联勤联动应急演练”。

演练假想城隍庙雷光殿发生火情，巡逻安保队员发现后上报领导、寻求支援并现场处置。周边单位微型消防站接到城隍庙增援请求后，5分钟内赶到现场展开行动。外滩消防中队接警后迅速赶到现场，展开灭火行动，同时再次对室内进行被困人员搜寻，并利用担架将行动不便人员转移至救护区。整个演练过程不到10分钟。

本报记者 张龙 摄影报道

云山路打通 水路进小区 汤臣高尔夫众业主 “用水难”有望解决

新闻追踪

近日，本报“听民声 察民情”栏目报道了汤臣高尔夫园区小区800余户业主十多年用水一直难（详见1月12日4版上海新闻《小区消防栓出水如涓涓细流》），连日来，记者陆续采访了张江镇政府、浦东威立雅自来水有限公司等，多方均表示，小区“用水难”的问题有望解决。

张江镇城镇运行管理办公室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初小区在开发时，只有龙东大道和罗山路两路进水，久而久之已满足不了超大型小区的居民用水需求。

据分析，小区水压偏低“症结”有二：

首先是“没路”。毗邻小区的云山路没有打通，水路没法进入小区。其次是“没钱”。小区供水需要资金，“这笔钱谁来出”一直没有眉目。

去年，云山路贯通工程启动，市政管网开始施工。浦东威立雅自来水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透露，目前，公司已和开发商对接，列出资金预算，等待签订施工合同。

小区业主告诉记者，目前，城市供水合同已经下发到每位业主手中。他们希望，相关部门能加快推动供水民生工程的落地，尽快解决困扰小区业主十多年的“老大难”。

本报记者 徐驰